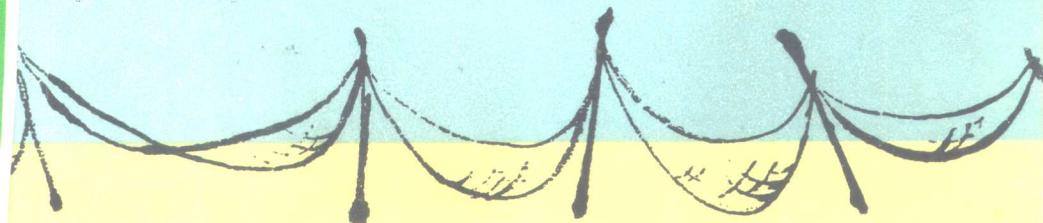




斯堪的納維亞作家
短篇小說集



РАССКАЗЫ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本书根据苏联外文文学出版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ITERATURY, МОСКВА* 1957年版轉譯。

斯堪的納維亞作家 短篇小說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新华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名1289 字數 323,000 开本 850×1168 紙 $\frac{1}{32}$ 印張 14 $\frac{3}{4}$ 插頁 2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6001—8300 冊
定價 3·1.20 元

前　　言

斯堪的納維亞各国文学，介紹到我国，已有长远的历史。早在“五四”时代，魯迅先生和一些进步作家对于这一工作就很重視。后来，魯迅先生在創办朝华社时曾經說，办朝华社的“目的是在紹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輸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們都以为應該来扶植一点刚健質朴的文艺”^①。茅盾先生也很早就譯过挪威包以尔和瑞典拉格洛孚的短篇。此外，如易卜生的戏剧，安徒生的童話，斯特林堡的小說，也有一些早就譯成了中文。但是，解放前，斯堪的納維亞各国的作品被介紹到中国来的，数目到底不多。建国十年以来，在党的領導下，我們对于斯堪的納維亚文学的介紹，不仅規模比过去扩大，而且已逐渐趋于系統化。

这本根据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1957年莫斯科版）轉譯的《斯堪的納維亞作家短篇小說集》，广泛地介绍了斯堪的納維亞三十七位作家的四十四个短篇，其中有我国讀者已經相当熟悉的尼克索、拉克司奈斯等，也有我們初次見面的作家，如汉斯·基尔克、法克別尔格特和揚·弗里吉戈尔等。这四十四篇不同风格、不同主題的作品，不仅可以使我們更多地了解斯堪的納維

① 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四卷，第369頁。

亞各國現代文學的情況，而且正如俄譯本《出版者的話》里所說，“它們全都揭示了斯堪的納維亞文學的独特性，即對人的性格和心理的深刻觀察，顯示出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人民的民族特點，介紹了丹麥和挪威兩國人民在法西斯德國占領期間為爭取自由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以及這些國家在戰後所發生的問題。”

又正如俄譯本《出版者的話》中所說，“本書絕不以全面完備自居，但由于它使蘇聯讀者們認識了他們過去所不知道的某些斯堪的納維亞作家，因而是饒有興趣的。”我國讀者對於這本書也會發生很大的興趣，並且通過這本書，將更加促進我國人民和斯堪的納維亞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增進彼此的友誼。

編 者

一九五九年八月

目 次

前言	1
丹麦短篇小說	
吉尔·阿別尔	
雨伞起义	1
汉斯·赫里斯丁·布拉尼尔	
英格堡	11
希尔馬尔·符爾夫	
当諾爾兰还没有書籍以前	26
瑪丽雅	33
托維·季特列夫逊	
郊外的小屋	40
汉斯·基爾克	
波皮汉斯	49
拿鈴鼓的姑娘	58
毛根斯·林克	
沒什么	67
馬丁·安德逊·尼克索	
殘废人的會見	72

奧格·巴列逊	
紀念日	90
却尔斯·霍格別尔	
小犯人	105
威廉·赫尼逊	
歌手	112
彼尔·香捷莫西	
漁船进港	131

冰島短篇小說

貢納爾·貢納尔逊	
兒子	141
赫尔多尔·拉克司奈斯	
新冰島	150
拿破仑·勃那巴特	160
莉里亞	182
奧拉弗尔·約翰·西古尔德逊	
一件秘密	194
挂鎖	208
赫尔多尔·司蒂芬逊	
抗議的产生	229
見义勇为	236

挪威短篇小說

歐文·波尔斯塔德	
關鬼的船	240

約翰·波尔根	
幸福	262
塔尔耶依·維索斯	
馬	270
阿尔維·穆因	
小汉斯变大人了	279
托尔博格·尼德列奧斯	
乐队中的小角色	283
比揚·隆根	
巨額捐款	293
阿克謝爾·桑捷莫西	
老鼠	306
約翰·法克別尔格特	
我們的祖先怎样滑雪	316
英格尔·哈格罗普	
邂逅	327
苏尔維·郝刚	
外国兵	336

瑞典短篇小說

拉尔斯·阿林	
誰都不睬我	347
艾里克·阿斯克隆德	
五个欧耳	361
布·別尔格曼	
維克牧師	369

卡林·波耶

前程远大的人 877

伊瓦尔·洛—约翰逊

哥兒倆 382

穆阿·馬丁逊

尿布和花 389

貢希爾德·捷根

貴族之家 396

揚·弗里吉戈尔

老爷的馬車夫 408

古斯塔夫·赫登文德·埃里克森

車路 416

橋 426

梅·希爾德曼

貝多芬第五交響樂 438

約瑟夫·契爾格林

阿拉斯加的金砂 442

弗萊德·埃里克遜

孩子的恐懼 452

作家小傳 459

丹麥短篇小說

周 田 怡 譯



雨伞起义

吉尔·阿别尔

当把雨伞可真没趣儿。天气好，太阳旺的时候，它只好呆在黑区区的穿堂角落里，天不下雨，谁都不会想起它。要是雨天打了伞出去蹣跚，那末尽管伞布再结实，照样会淋得稀湿。这种苦处，雨伞抱着服务素願，倒不大在乎，但是谁都不关心它的精神生活，这才使它痛苦不堪。它从来沒听见人家說过它一句好話，那倒还罢了，要是带了伞出去，偏偏沒下雨，人們就会唧唧咕咕，把它罵上一頓，临了照例把它忘在什么地方，直到天下雨才想起来。再拿乘电車來說吧，不知有多少次，雨伞的男女主人到站兴冲冲地下了車，雨伞却还得在电車里顛簸好一阵。难怪雨伞变得那样愁眉苦脸，古里古怪呢。

却說，从前有一把雨伞。它換过許多主人，什么排場都熟悉，最后落到一个老科学家手里。雨伞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科学家挺聪明，他的思想方式也很合雨伞口味。可惜，这个科学家老爱空想，有一次想呀想的，居然把雨伞失落在外面了。

雨伞很伤心，因为岁数越大，脾气就越难改，住所也越难更换，它却已經上了年紀，伞布旧了，式样也老了。

不过，雨伞叹息世事变迁无常，只叹息了一会兒，打老远就

来了一个满面愁容的女人。

雨伞真不乐意替这个暮气沉沉的女人当差，它打算把身子缩小，尽可能不显眼。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女人站住脚，向它看了一眼，就把它捡起来，夹在腋窝里，又哭哭啼啼地往前走了。

女人心地挺好，拾到雨伞并不觉得高兴。到失物招领所有很长一段路，她心里挺不乐意，再说，招领所也多半已经关门啦。

她走进公园，在条凳上坐了下来。这公园景色非常幽美，但女人却悲伤到了极点，在她眼里，什么都显得阴森可怕，连从云层里探出头来的太阳，也好象漂着泪花呢。

雨伞的新主人不时把手帕按在鼻尖上。雨伞不耐烦了，就怒冲冲地朝她转过脸说：

“别哭了好不好？你的鼻子都红啦，回头人家还以为你喝醉酒在闹事哪。”

这当儿，苦命的女人眼泪又簌簌地落了下来。她哽咽地解释道，她从来不喝酒，干脆是因为自己长得寒碜，孑然一身，才禁不住伤心落泪。

“唔，说你长得寒碜，那倒是一目了然，”雨伞说。它憑着雨伞家族体面代表的身分，竭力安慰她，说是不管怎样，她总可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过好日子。

“呜一呜一呜，”女人哭得更厉害了。“你哪里会知道我的苦处。我一辈子给人洗衣服，擦地板，白天带孩子，晚上烧饭，缝缝补补。我干嘛非老得干这些脏活儿不可呢？”

“就是这句话！”雨伞随声附和，态度顿时变得亲切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的兄弟姊妹也都很苦。当然，我的堂姊妹遮阳伞是例外。”

“堂姊妹！別跟我提這個詞兒，我受不了！”女人嚷了起來。

这么着，雨伞慢慢地知道这女人名叫邋遢婆安娜，今天她那有錢的堂姊妹为了女兒訂婚大請客。安娜也算叫名兒是这个姑娘的教母呢。

“他們沒請你吃飯嗎？”雨伞問道，氣得渾身直哆嗦。

邋遢婆安娜搖搖頭。她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的大草帽。

“嘿，你要是能給那宴會增光，那才怪呢……”雨伞心里嘀咕，就挖空心思想怎样向傲慢的堂姊妹報仇。說實話，它并不太喜欢邋遢婆安娜，但是它可怜她，主要是，它懂得被人利用了又一脚踢开是什么滋味。

“咱們走吧，”它突然地說。“我也許能給你拿個主意。”

邋遢婆安娜一點也摸不着头脑，望望自己那副被泪水浸湿的灰色綫手套，跟着雨伞走了。

天黑了，安娜由于冷，又由于哭个没停，不覺打起嗝兒來了。他俩穿過一條街又一條街，至少走遍了半个城市，半道兒上安娜淨打嗝兒。直到四下里漆黑，天際出現一鈎新月，雨伞才在一所灰屋子前站住脚，屋子高头画着一只大眼睛，門上写着“失物招領所”五个大字。警察彼得逊站在角落里，背着手，在呼吸夜晚的清新空气。他刚吃饱饭，兴致挺好。

雨伞向門指指，跟安娜一同走了进去。虽然招領所已經關門，他們仍然受到亲切的款待。这儿有无数雨伞，它們全都認識邋遢婆安娜的雨伞。因为它們常常在失物招領所、火車和電車里碰头，也常常在牙医生的穿堂、飯店的衣帽間和其他地方見面。

所有的雨伞都又旧又丑，而且都是布的。换了銀柄的綢雨伞，人們就不会那么健忘了。

雨伞馬上宣布开会，讓邊婆安娜坐在众雨伞当中，彼得逊的椅子上。的确，这景象使她有点觉得奇怪，她不习惯别人待她这样友好亲切。她四周的雨伞们大嚷大笑，它们每天呆在那里，比那些免票看《洛恩格林》^①的懒汉更无聊，巴不得瞧些热闹开心。

雨伞致了开会詞，說明邊婆安娜的来历，她的生活情况，大伙怎样待她不公道。的确，雨伞把她捧得过火了些，其实，演說者一发现群众在听他演講，往往都会这样做的呀。

雨伞們敲着伞骨伞梗，为安娜三呼万岁。安娜怪不好意思地揪着手套，这滋味就跟重新領坚信礼差不多。

正在群情激昂的当兒，雨伞趁机热烈地号召大伙行动起来。安娜的事兒就是它們的事兒。它們一向在前房里过日子，跟胶鞋和兜里擦着卫生球的外套打交道，这种生活它們熬得太久了。它們干膩了累活兒，現在得換些輕松的活兒做做啦。

群众欣喜雀跃。各式各样的伞柄高举起来表示贊成。只有一个家伙有点胆小，它是把牛絲雨伞，患着忧郁症。但大伙干脆把它轟到角落里，塞給它一本八十年代专給小姑娘看的小說。

大家一致通过支援安娜的決議。應該送她出席有錢的堂姊妹的宴会，讓她尝尝蘑菇鷄、白花菜和其他佳肴的滋味。

話題眼看要轉到吃喝上去，但雨伞立刻要求大家言归正传。

一把小雨伞被派到門口去監視彼得逊，它回来報告說情況有利，于是大伙就把窗戶敞开，雨伞們挨个兒跳上窗台，一抽身飞走了。邊婆安娜的雨伞等大伙沒了影兒以后，也撑了开来，在城市上空飞翔，安娜握住它的柄悬在下面。

① 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納 (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的著名歌剧，作于1848年。

往常，她在報紙上看到關於跳降落傘怪人的消息，也會吓得雙眼緊閉，現在她自己却在騰云駕霧。安娜使勁抓住雨傘的柄，綫手套也差點磨破，嘴張得滴溜圓。過了一會，她戰戰兢兢地微微睜開一只眼睛，看見自己正在貴族區上空飛翔。那兒，在一個大花園里，現出了她的堂姊妹的別墅，別墅周圍全是阳台，窗戶里燈火通明。

雨伞开始降落，其他所有的雨伞也一字长蛇阵跟在它后面降落。这当儿，邋遢婆安娜急得腹痛如绞，差点咽了气。

客厅前面的阳台上，站着两个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先把客人们品头评足了一番，后来又嫌酒菜不好。猛地，她们楞了一下，接着就杀猪般尖叫起来。安娜正在向阳台降落，她后面黑暗中出现了无数顶雨伞。两个姑娘想用双手阻拦，哪里拦得住，安娜已经翩然降落在阳台当中，轻松地喘了口气。

雨伞也不讓她歇一會兒，就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拖進客厅。女主人不在客厅里，她正在書房里跟一个胖太太聊天。女主人渾身珠光寶氣，她剛對客人說了一句：“啊，真的嗎？”雨伞就走到她跟前，還邊婆安娜却往沙发后面一躲。

雨伞庄重安詳地說明來意，並且彬彬有禮地要求堂姊妹請安娜入席。

堂姊妹开头有点自命不凡——嘿，一把破雨伞居然敢对她说号施令！她怕耗子和蜘蛛什么的，就是不怕雨伞。

雨伞勃然大怒，立刻采取攻势，一头栽在她怀里。

“哎唷！”女主人大叫一声，可并不觉得痛：她衣服里面分明有挺厚实的铁甲呢。

客人们听见堂姊妹的叫声，都跑了过来，但其他所有的雨伞也都赶来支援同志，秩序顿时大乱。人们四下奔逃，生怕被雨伞

刺穿了眼睛。

在混乱中，雨伞找到了安娜，拽住她的胳膊，把她从沙发后面拉出来，拖了她飞也似地满屋子跑。安娜想说话，却连张嘴的功夫也没有。她抓住雨伞柄，用力按住帽子，因为帽子眼看要飞走了。

一个侍女送上冷饮，恰巧安娜打从她身旁经过。侍女把托盘掉在地上，失声叫了起来：

“啊，这可不是邋遢婆安娜吗？你上哪儿去啊？”

“唉，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呢，”安娜号叫起来。“你问雨伞吧，”她说到这里，就来不及再说下去，因为这当儿，他们已经撞在市长身上了。

堂姊妹终于投降了。她吓得要死，举起一根棍子，棍子上系着一块白桌布。这就表示提議停战。

雨伞们迫使堂姊妹接受了停战条件，何况不少客人也都认为应当请安娜吃饭。说实话，他们开头被雨伞的进攻吓破了胆，却没料到雨伞的侵入，使得本来相当沉闷的节日气氛大大活跃了起来。

市长站起身，掸掉椅子和坎肩上的雪茄烟灰，认为现在已可提出保证，来认真考虑一下改善雨伞处境的问题了。

有把雨伞大声疾呼，说是应当多多关怀市内的名人纪念象，给他们添把伞，但其他的雨伞一致反对，它们认为合理改善雨伞生活比这个重要得多。

最后，安娜跟雨伞们一同入了席；大伙请他们吃喝，把他们招待得无微不至。在吃甜菜的当儿，又举行了一次演講比赛。发言最精彩的，是雨伞中的一员老将，它毕生为雨伞的权利奋斗，现在看到自己最豪迈的理想已经实现，不由喜心翻倒。它遍

体鳞伤，骨头在激战时折断了，但是这只有格外博得了大家的钦佩。

安娜坐在桌前，把面包屑揉碎。她的模样兒不見得快活。她心里当然很高兴，但是脸上却沒有喜色，因为她根本不会把喜悦的感情表达出来。

雨伞們喝着烈酒；有几个酒杯被摔得粉碎，一个大烛台也折断了。但既然大家兴致好，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时间早已过了午夜，雨伞們还在講着笑話，安娜听呀听的，心里乐开了花。她甚至把綫手套也脫掉了。

天傍亮才尽欢而散。

雨伞們送安娜回家。太阳還沒出来，街上冷冷清清，大家都想高呼万岁来打破早晨的靜寂。

在安娜的家門口，雨伞們合唱了一支小夜曲，虽然唱得不太好听（因为許多雨伞已經生鏽），但到底是一片至誠。安娜从楼梯口探出身来，满怀感激地听着。

最后，大家互相道了晚安，就分別了。安娜跟雨伞一同走进了自己的小房間。

她被数不清的新鮮事兒累坏了，帽子和手套也沒脫就倒在了床上，轉眼就呼呼睡着了。雨伞站在她旁边，望着她睡。

安娜夢見了雨伞們。它們帮助她爭取她生活中短少的一切。如果全体雨伞团结起来，給她出力，那就什么都能做到。她到头来稳可以独霸天下。

“这些女人干嘛老是梦想当女王和圣母什么的？”雨伞打了个呵欠。“她有点叫我讨厌了。咳，一日之計在于晨，管它呢！”

說罢，雨伞就滑溜在地上，呼呼睡熟了。

早晨沒什么新鮮事兒。安娜一觉醒来，还以为是做梦，但立